

# 红娘

□南京 吴晓平

老妻是个热心人,无论遇到什么事,都喜欢插一手,所以我说她是“舌搭子”。这不,报社女同事来找我谈工作,她看人家小女子长得漂亮、秀气,立马问人家娃娃多大了,小学还是中学?女同事红着脸蛋说,还没结婚哩。她又大惊小怪地问,怎么这么好条件、这么大岁数还不结婚?并且自告奋勇地表态,她来负责介绍。还拉我“背书”:不信你问老吴,我介绍成功多少对,包括老吴的同事也是我牵线搭桥和我的同事结婚的!

背地里我不晓得跟她讲过多少回,以后这些“舌搭子”事情少做,免得尴尬。介绍成了,人家小两口子甜甜蜜蜜,新人进洞房,媒人扔过墙,早把你忘得一干二净;介绍失败,小两口无论吵嘴还是闹离婚,挂在嘴边上的骂的全是你!就好比老妻炫耀我的同事和她的同事那一对,的确男才女貌,当时双方家长都很感谢我们,谢媒的新鞋也穿上脚了。可惜一年没到头,我的女同事做月子,老妻的男同事就出轨了,结果是娃娃呱呱坠地,小夫妻一拍两散离了婚。所以我经常责怪老妻:原来好好的同事,这下见了面就尴尬,全是你惹的事!你怎

么喜欢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哩!

说也说了,怪也怪了,可是一转脸,老妻依然故态复萌。就以她这次看中的我这个女同事来说,“皮肤雪白粉嫩,文章花团锦簇,绝对百里挑一的才女噢!”她跟所有的“统战对象”说。之所以说是“统战对象”,是因为老妻这次做媒,也不是无的放矢,她晓得文化人谈恋爱,还是喜欢文化圈里的人。所以她这次瞄准的对象,不是她的老同事,老朋友,而是通过我认识的某某报社老总的老婆、某某名作家的老婆,依老妻的经验,鱼找鱼,虾找虾,文人圈里的朋友,应该都有些文化,男女谈起来有共同语言。于是,今天找张三,明天找李四,匆匆过去半年,电话打了无数,好像无甚进展。老妻很是苦恼,终日搓手蹙额,喃喃自语,怎么这么好的一个才女,就是找不着男的呢?

我说,你霎一天到晚才女才女的挂在嘴上,女子无才便是德,男人喜欢女人,只注意脸蛋和身材!

老妻故作恍然大悟状,斜眼问我,噢,那你告诉我,什么样的脸蛋和身材你们男人喜欢?

一看要引火烧身,我赶紧落荒而逃。

昨夜起床小解,感觉有些异样,扭头一看,只见黑地里老妻双手枕头,瞪大了眼睛,作挺尸望屋梁状。我吓一跳。她悠悠叹口气,说,失眠了,睡不着——上月我又给你女同事介绍了个男的,双方蛮般配的。刚才临睡前我问她进展如何?她说,那男的只跟她微信一次,就不理她了,渣男!我吸溜着冷气钻进自己被窝,安慰她说,我早研究过了,现在社会上大龄剩女,大都是条件优秀、眼光较高,挑三拣四剩下来了;而剩男呢,倒不一定优秀,男低娶女高嫁的,常常是被女人挑三拣四地剩下来了,不讲是渣男吧,起码也是心态或大脑有问题了!

哎呀,你讲得太对了,都说现在男少女多,敢情是眼光高的剩女多,条件好的剩男少!老妻来了精神,拥被而起,推我说,我想起来了,你不还有个电大同学,是组织部的么,他认识人多,而且靠谱……

打住!我吓得也一骨碌坐起,说,我那老同学已经退休十多年了,手头就有剩男,也都是一些丧偶的老干部——他们要的不是才女,更需要的是照顾下半辈子的保姆耶!

# 吃祖

□兴化 范圣龙

所谓吃祖,就是清明前后,去外地打拼发展的人回乡祭祖,借机与本姓家族举办个晚宴,聚一聚,叙一叙,增进交流,加深亲情,费用由各家各户分摊。不知吃祖起于何时,主持人说袁氏家族聚餐已有四个年头,而我则是第二次参加。

爱人属于外姓,为出嫁女的女儿,按理可以不参加,受到小舅的邀请是有原因的。小舅酷爱唱歌,特地在家中置办了一套上档次的音响,时不时在亲戚群播发一段演唱的视频:头戴时髦遮阳帽,身着紧身的皮袄皮裤,脚穿高筒靴,那装束根本不像六十开外的农村人,宛然一副大腕级明星派头。一次我夸赞他说有机会一定亲眼领略小舅的风采,于是便有了他的感情相邀。

聚餐地点设在村里一饲养专业户的库房大厅,蛋筐搭建的主席台上铺着红地毯。因为疫情,去年的吃祖准备得有些匆忙,小舅连唱了两首,都未跟得上节拍,下台后直摇头惋惜。我敬上一杯酒,极力褒奖他的台容台姿,他遗憾着表示

要充分准备,确保明年完美展现。

上周六,本想早点下乡,细细品味一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后的村容村貌,宽敞住宅,洁净街道,广阔田野,新鲜空气,可惜天公不作美,下午才停止下雨。六点到达时,大厅已经基本满座,整整二十桌,比去年又有了增加。正待各路有意献艺的精英们跃跃欲试时,音响突然不作声了,原来,每位都各自用手机与音响对接蓝牙,导致点唱系统瘫痪。音响罢工,小舅急了。

“舅爷爷,你怎么还不上台唱歌啊?我等着献花呢。”我们特地带来了读一年级的外孙女,并且于开席前几分钟匆匆赶到田头采摘了一束金黄色的菜花。小舅有些犯难。原来,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《最亲的人》春晚后才流行,刚刚学唱不久,万万少不了伴奏,缺了音箱谈何效果。一旁的大舅鼓动着说:“清唱,《漫漫长途陪你走》,你最拿手的。”

谁知,等候上台的已排成了“长龙”。村里当干部的主持人当仁

不让,硬是让音箱响了起来,有模有样地唱起来。来自重庆的孙子辈小伙子一曲《成都》,赢得掌声阵阵。远房的三妈,凭借八爷的二胡伴奏,演绎起淮剧《赵五娘》,尽管调子跑出了八百里,但声情并茂,有招有式,台下笑声如雷。那些还在读书的小孩们不甘心只当观众,涌上舞台,有的跟唱,有的大叫,有的张牙舞爪地伴舞,有的刻意夸张地摆出各种逗人捧腹的姿态、怪脸……

“完了完了,白白准备了一年。”望着川流不息登台献艺的人,小舅舅舅哭笑不得。

还是大舅会安慰人:“再备战一年,来个一鸣惊人。”

小舅舅舅无语,独饮一杯闷酒。片刻,他突然想起一个看似两全其美的体面办法,对外孙女说:“来,我带你上台献花去。”

不料,外孙女不从,振振有词地说:“只有一束花,这么多人登台表演,让我送给谁啊?我还是给舅爷爷留着吧。”

众人开怀大笑。

# 十三年前的一条短信

□南京 晋卫兵

亲友气象台友情提醒:梅雨季节即将过去,高温天气很快将至,望你做好防暑降温。空调虽好,但长时间待在空调屋里易受风寒。最好能保持室内空气流通。另请注意饮食卫生,防止病从口入。尤望照顾好家中老人和孩子,老人安则全家安,孩子好则全家好。祝您和您的亲人平安健康,家庭幸福!台长 晋卫兵

这是2008年6月25日凌晨三点我用手机给亲朋好友发送的一条短信。发这条短信是因为母亲一次突发的病情。

自从父亲去世后,母亲便独自一人生活。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和所患糖尿病的加重,生活自理的能力也日益下降。母亲每天要打两次胰岛素,早一次晚一次,早上的一针由两个妹妹轮流去打,晚上的一针则由我负责。其中的一个妹妹帮母亲打完针,顺便替她把当天的饭菜做好,同时看着母亲吃了早饭才离开。打针后半小时内若不吃饭,有可能造成血糖偏低而致病人昏迷。

那天早上十点多钟忽然接到大姐的电话,说妈妈家里没人接听电话,她不太放心。向邻居了解了,说是没看见妈妈出来,人肯定在家。于是我拼命往家里打电话,

始终没人接。我慌了,丢下手中的事开车往家赶。

只见门是关着的,“妈妈,妈妈”,我连叫两声,没有应答,急忙掏出钥匙开门,眼前的情景让我差点吓倒。母亲坐在地上,身体靠着沙发的边沿,两眼紧闭。我叫了好多声,才听见妈妈微弱的回应。我含泪把妈妈抱起来放在床上,不一会大姐赶来,小妹也从十几里外的单位赶来。我们仨赶紧把妈妈送往医院,医生说再晚一点就比较危险了,经过一番救治,妈妈终于清醒过来。

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医院的过道里,想了很多。父母把我们拉扯成人,到老了,一个个都成家出去,留下他们面对孤独。像今天这样,母亲倒在家里,亏得我们赶来及时,否则真不敢想象。也就在那天夜里,我做出了一定要和母亲住在一起的决心。与此同时,我还想到了我的朋友和他们的父母,于是编写了那条“亲友气象台友情提醒”的短信,发给了手机上所有的朋友。当时已是凌晨三点。

此后我陪母亲一道生活了十二年,直到去年春节前夕,母亲离我们而去。失母之后,我会时常念起一些往事,这条旧日的短信也因此跳出我的脑海。

# 放风筝

□南京 吴月华

春雨过后,风和日丽。

奥体中心广场的东北草坪上尤为热闹,成群结队的老年人相聚在这里放风筝。一只只风筝徐徐上升,五颜六色,飞上了天空,有老鹰、绿蜻蜓、花蝴蝶、黑燕子、银色的飞机等等,在蓝色的天幕上抒写着春的旋律。

风筝,有着天空最美的笑靥,给春天带来了一抹亮色。一阵劲风吹过,风筝摇曳,那蝴蝶似乎扇了扇轻盈的翅膀,越发栩栩如生起来;老鹰平稳地飞在空中,有时从高空俯冲下来,有时在空中翻筋斗,快活极了;可爱的金鱼,在空中甩动它那美丽的尾巴;花花绿绿的蜻蜓,抖动着俊俏的翅膀;各式各样的风筝在蔚蓝的天空中飞来飞去,忽高忽低,忽远忽近,真是漂亮极了。

看着他们一会收线一会放线,动作十分敏捷,操持着风筝在天空中自由盘旋,听着他们大呼小喊的说笑声,我们放慢了脚步,走过去与他们交谈。他们退休后把放风筝作为一种体育锻炼和兴趣爱好,下雨下雪除外,每天中午聚集在这里,年龄最小的60多岁,最大的已有97岁。

放风筝是一种很好的全身运动,一位老者笑着对我们说,放风筝时,两只手一定要把握住线圈轱辘的两个羊角,不能把手里的线拉直了,要倾斜一定角度,然后顺着风吹的方向快走几步,风把

线吹成了弧形,风筝就能飞起来了。还有风筝飞的高度及平稳性与它的大小、线的粗细与长短及质地、风向、风速等均有关系,最高能飞1400米。最好要戴上手套等保护设施,否则手会被线划破。原来放风筝也有大学问。

一线在手,看风筝乘风高飞,随风上下,飘忽不定,非常有趣。人们在放风筝的过程中,要不停地跑动、牵线、控制,全身的肌肉关节都要参加运动。急缓相间,有张有弛,有利于放松筋骨,活动肌肉。

放风筝是中国古代就有的习俗,草长莺飞的时节,儿童趁着东风放纸鸢,也有将美好的寓意借喻风筝中,将风筝放得又高又远,然后剪断线,祈求将烦恼,病痛都放走。风筝是童年孩子眼中亮丽的风景,更是童年想象的翅膀。

风筝的视野广阔,可以直接天际,俯看到广袤的土地、连绵的群山和潺潺的江河,还有散落在田园诗情中的村庄。仰望那神秘的蓝天,幻想自己能像鸟儿似的在天空自由飞翔。

飘飞的风筝拨动人的情怀,恰如天边飘过的白云,带来遐想悠悠。它如一首首老去的歌,牵动往事历历;它给远方的朋友送去一句句衷心的祝福,道出彼此的珍重。

风筝飘入我眼中,融入我梦里,让我留恋轻轻过去的时光。

# 山村鸟鸣

□安徽黄山 谢光明

鸟是树的风筝,喜欢清净的天空。落叶树刚刚醒来,桃花杏花开得有些唐突,吃饱了的麻雀,密密麻麻地挤在树枝间喧闹。

村犬吠器,孩童尖笑,山村静如秋池,柔软空气里弥漫着青草的清香与甘甜。屋脊瓦片上,野鸟急促的叫声,像一个金黄的玉米棒投进池塘,涟漪在村庄一层层漾开。那是竹鸡在啼叫,声音不婉转不优美,甚至有点难听,然而它的声音,却把山村叫活了。

循着鸟声去山村,眼前的世界格外安静。飘荡着淡淡轻雾的田野

上,浅浅新绿的乌桕树、枫香树和柿子树,挂满了稠密的鸟鸣声。香樟树林、竹林和茶园地,同样覆盖着鸟的声音,各种各样的音色与声调,或轻或重,或急或缓。高亢的、低微的、婉转的、直爽的,这些声音并不是凭空而来,而是在泥土里长出了的。山花美丽,那是鸟儿用甜美的声音浇灌出来的。山村鸟鸣,催醒了河水。河水漫上圆滑的石头,越过苔藓,就像手指按住笛孔,山村响起空山新语。

更多鸟鸣此起彼伏。斑鸠“咕咕、咕咕”,画眉“啾啾、啾啾”,燕雀

“叽叽、叽叽”,还有“呱呱、呱呱”的反舌鸟,“喳喳、喳喳”的红嘴蓝尾喜鹊,声音像秋天漫天飞舞的蒲公英,像春天破土而出的种子,恣意飘扬疯长。清溪边、山坡上、树林里,无处不在。城里人稀罕的鸟鸣声,山村人们却是习以为常,他们把这些鸟鸣声当做池塘的菰笋,菜园里的藤蔓一样,任其自然生长。

百啭千声随意移,山花红紫树高低。生命的属性不同,灵性相同。鸟无论飞得多么高远,眷念的尽头,无非还是山村的宁静,和不知幸福为何物的幸福。